

范文正公集

范文正公集卷第八

上張右丞書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集
慶軍節度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范某謹齋戒選
日裁書拜于右丞閣下某聞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
覺伊尹之心也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
顯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邈乎無傳則賢賢
相廢來代以降豈復有致君堯舜覺天下之後覺者
哉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其傳者可無眷眷
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聖賢而未預其傳者
可無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辨之恭惟
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

十一上七六卷八

張九

天下之志始乃育大節歷小位艱難備思造次惟道
踐七諫之清列奉萬樞之密府奏議森乎朝聽顧問
沃於天心早以位峻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于
台宰邠侯之問繫乎慘舒叔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
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異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
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回星象之度能輕人之
至重易人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高泰山蓋盡美矣
然我宋重明累聖與周比隆賢人之業宜衛社稷當
復正熒煌之座為萬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右丞
之才之道之萬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稽顙仰望光明
但仲尼日月之階難為其升爾某何人也可預陶甄
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學文為衣冠禮樂之

士研精覃思粗聞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
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
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
不知量也又昔人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豈天下之
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指要乎某所以鷄鳴孜孜
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子以其雕蟲之技而憐
之者有矣未有謂某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吏
于海隅葭莢之中與國家補錙銖之利緩則罹咎猛
且賊民窮荒絕島人不堪其憂尚何道之可進自惜
屬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爲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
周旋其心未能受大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尚遑遑乎
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矜其不肖以
一二言置于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
簡貨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後
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於前觀之可否如得其誠願
預教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心可得而
傳使某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
之道傳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
昭之名于今稱道黃公天人也有以跪履而授帝師
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然矣先民
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萬一然干犯
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宣某再拜頓首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于史

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喪
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爲
身名之計乎某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
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立矣縱使異日
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
几筵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
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
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
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
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
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
美者多矣豈俟某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道不談

某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
易行者某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
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
知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
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某竊
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
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
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
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
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
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
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

變者其能以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

下為血為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叅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為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某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

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某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

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民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旣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領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清均主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

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某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糾縱胥徒之姦尅寵風俗之奢僭況國有職制

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食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柰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舉居上之後志滿才之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不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其叔之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

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又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

愼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盤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某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

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
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旣得其才
然後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某觀天下
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旣庶使之然矣某謂生
者旣庶則作者復衆豈旣衆之爲累哉蓋古者四民
秦漢之下兵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
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
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竒器以敗度商多竒貨以亂
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
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
何農不困乎某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莠不增而資取
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

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
所給自可較之非某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
非一某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爲性以清
淨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
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
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
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
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
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惇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
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
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
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

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為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某觀之自京四嚮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効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

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

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吊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

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以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由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

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
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
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
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
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
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
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
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
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
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
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
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

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
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
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
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
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
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
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
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朝廷念祖宗
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曰圖之二之曰行
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千
崑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
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有考槃

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何敦勸之
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訟之則百姓受弊革之
則諸司乏人將使羣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
之制加獎善之方自簿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錄事
叅軍錄事叅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
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
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
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
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旣激其流復
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某又謂育將材實邊郡
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
則師戰而不衄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

罔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
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衄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
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
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老然
已老今之壯者囂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
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
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
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
食足如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
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
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篲
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

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
爲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
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
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
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
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
其敗也陳勝呂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
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
蔑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
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
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
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
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
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
書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
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
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
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衄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
入乎縱有搔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
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
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
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爲奇兵至于營
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府爲國家安危思之
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父

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耻無使中原見新
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
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況
朝廷之盛德乎某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
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為夜舞或
起為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吊而
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
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
祿賞未均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
某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
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
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
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
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
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
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
為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
故為之而弗戒也某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
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為軍國急難之備非諂
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
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
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

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蒼生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內藏豐且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身之出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羣胥培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

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官比於庶僚亦旣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廕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爲百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

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摺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況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搔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匱姦雄奮雷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

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毋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

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
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
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
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
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
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
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
懼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
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
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
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
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二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

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省之心如日
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試於
行事人焉度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
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祿不幸親今二矣朝
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
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
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
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竊以五代以來
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
眞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內則舉執法之吏外
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
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搢紳之間多

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
察四方絕斯民之寃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
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
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借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
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宮之意爾謂人
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爲臣
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
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宮之意乎儻相府疑某之言
謂欲矯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爲
歌爲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俞
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於貧賤之
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
爲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
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
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爲來代之鑒今日之言願相府
采其一二爲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
策爲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
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
于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
恐再拜

上資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政
侍郎閣下某近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朝廷禮儀
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矧公家之事何敢欺

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且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爲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爲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爲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爲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爲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搢紳先生謂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膈之萬一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某進不爲賢人之疑退不爲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其某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

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諮芻蕘采謠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衛顛曰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

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某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字爲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爲過乎至於穎考叔曹劌杜篋絃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況國家以公之清舉置其于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

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某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其好奇爲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紲而霸齊蘭相如奪璧於強鄰諸葛亮邀主於弊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若以某邀名爲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

成名又曰耻没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某患邀之未至爾某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某無功而食則為天之螟為民之螾使鬼神有知則為身之殃為子孫之患某今職在校讎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亦何某棲遲於斯絕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況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會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盱眙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網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覲之輩爭為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

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某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真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于胷中而莫敢罄發者耻與浮淺僥覲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覲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

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聖壽實無減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柰何後代必有舅族強熾竊此爲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力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泐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某謂禮樂等數泐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泐革之可言哉若謂某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

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爲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天拙之効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搢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搢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凶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其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某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某之辭求某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

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爲賢人之累則某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波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于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某再拜

范文正公集卷第八

范文正公集卷第九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跡拙且驚且懼况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

文正集卷九

周

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



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爲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爲意，而以去留爲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材，必求爲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况文有精麤，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于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

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爲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

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與歐靜書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謹復書于伯起足下近滕從事子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爲唐典以僕觀之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爲典謂二帝之道可爲百代常行之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爲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爲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每下詔命多有警策失之者蓋

文正集卷十九

三

月

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戮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于今寃之儻亦以典爲名躋于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尚桀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爲不可貽書見尤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暨于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令詔誥宣勅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爲名以明備載其文

不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
下又謂呂不韋輩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日文中子著
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為名
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書者
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
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
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
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
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為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為頌乎
足下又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為證亦
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為令式尊之為典者亦唐
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叙六代沿革禮樂制度
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為典要尚庶幾乎矧二書之
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為大範哉足下博識之
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
起不足繁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
其目典之為名孰敢聞命某再拜

與周駉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曰于周兄去年秋
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
典僕始末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
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為是謂制為非僕亦辨
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冊文十五或
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冊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為非

則請別爲之目以典爲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
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
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
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
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
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
之倫焉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
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
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
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果
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于書或見刪於
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
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于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
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
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
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
之史無以典爲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爲萬世之師
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
起之心邪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
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而曰謨不曰頌而
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爲佞乎以其
冊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
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于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
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三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

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
詳釋豈莠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
其理要乎周兄積學于書得道于心覽聖人之旨如
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
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十二月日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于處士唐君蓋聞
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太平
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
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
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
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靜平和性與琴

文正集卷九

六

會著琴筴而自然之義在矣某嘗遊於門下一日請
曰琴何爲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某拜而退思
而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
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
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
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
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選于上京崔公旣沒琴不在於
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遊羲
黃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傳傳而無窮
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
薰之詩以爲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
而可乎某狂愚之咎亦其異捨旃不宣某再拜

答趙元昊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

文正集卷九

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某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某

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某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凶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

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
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
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
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某料大王建議之初人
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
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固
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
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
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孰紀律劉
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
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
蔡獲司馬公子燹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治

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
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
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議進兵如
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
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
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
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
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
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
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
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
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

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某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入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

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

不宣某再拜

答安撫王內翰書

某謬自上安撫內翰學士某處事踈略忤朝廷意既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如下生獻璧不知其止足雖可刑而璧猶自貴柰何有昏眩之疾舉止少力不堪王事豈當預聞賢大夫之末議閣下此行采西北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某敢不罄其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戎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天下義當討伐今貴稱元卒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尚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却行招納國威愈屈為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

文正集卷九

十一

章益

將之耻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為國家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弊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群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累朝欲刷太耻終無成功真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于律呂故馬遷著于八書有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陝西沿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而來此則以寡擊衆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觀釁而攻使來不厚獲去不全

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為禦邊之策矣
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虛
名或出軍班昧於韜鈴以致敗事須鑒覆轍速於更
張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
資地至淺勲勞未著即使權領職任令手下各有兵
甲俟其有立即時進擢庶可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
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延光輩可觀其効又涇原地
平少險竒兵難用傷殘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
寇恐多由此路須益兵五萬大為之防不然或有所
不支棄虛而進關中一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
惟閣下以衆說叅取為國家圖之不宣某再拜

上呂相公書

文正公集卷九

十二

某啓仲秋漸涼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某奉命此行至
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述者或有
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首傳台
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巡按北視金明之役止數
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金明一邑舊寨三
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到蕃部三百來
戶不足為用又塞門寨圍逼十旬諸將逗留無敢救
者軍民數千一時覆沒及廢承平南安長寧白草四
寨棄為虜境延安之北東西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
修金明聊支一路將修寬州以禦東北非多屯軍馬
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利害具於奏中

所奏劄子方
永興軍繫署

先今有圖子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訓練未精將帥

無謀問以數路賊來勢何策以待皆不知所爲但言
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爲憂也或得其人精練士卒山
川險惡據以待寇俟有斬獲乘勝深入賊勢一破鳥
散窮沙復舊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勝賊勢不衰縱
入討除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變人在山川之險
糧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
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之惡也
或遇風雨不敵自困某今與延安當職議定約束急
於訓練俟其精強可禦可伐亦令錄奏乞朝廷特賜
威命則邊鄙可定廟堂無憂別路兵馬少虞臨時制
置不必倣此又張龍圖吏道精強但親年八十寓於
他郡復言不練兵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

政所失則大段待制西人所望明鑄亦細知邊事惟
相府裁之某惶恐再拜

又

十一月四日具位某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射
相公閣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則經
天下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矣後世多
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大將軍而居
三司之上蓋時不得已也五代表亂專上武力諸侯
握兵外重內輕血肉生靈王室如綴此武之弊也皇
朝罷節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旣而四
夷咸賓忘戰日久內外武帥無復以方略爲言惟文

法錢穀之吏馳騁于郡國以尅民進身為事業不復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討朝廷渴用將帥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則劉平陷沒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某貳于元帥不能成績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處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一無武功得不為和門之笑且議耶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彼謂相輔大臣朋獎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則豈止於笑當尤而怒之用儒無功勢必移于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況急而用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厭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內患此前代之可鑒故裴度淮西之行不落韓洪都統蓋為此也某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陳讓願相

文正集卷九

十四

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使諸將帥高者得色下者增氣如寡策略則擇俊又為之參佐仍使鄜延環慶二路如舊通其軍政涇原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相援矣今王仲寶是環慶部署兼管鄜延兵馬許懷德是鄜延部署兼管環慶兵馬涇原秦鳳副都部署於今亦然惟新命都部署則未有處分固不煩更改詔勅惟續降宣旨以兼之乃舊制也既文武參用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感足以息今日之謗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為一何憂乎邊患矣某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為經略招討之貳謂之參用則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為重僅之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參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某願避此

路以待武帥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于朝廷不爲輕矣區區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台聽愁道涂雨雪之阻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不宣某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范某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某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祇膺睿渥且榮且憂三上讓章未獲俞旨竊念某幼孤且賤始求五斗祿爲養親計怔忡進退懼不可得今朝廷以方面之重受茲寵異爲某之福可謂大矣豈敢忽于鍾之重哉蓋聞福者禍之所伏故循墻而走思以避之何則居諸將諸軍之上責人死效而自以無功受國重賞

文正集卷之五

十五

於已安乎其他利害具在封奏復有大懼不敢聞于天聽而敢陳之於相府今西北聳動在北爲大雖遣使脩好或可暫弭亦何積年之謀一朝而發以數十萬之賄便能充無厭之心息舉國之衆乎必先困我而終於用兵萬一某輩移帥朔方居大使節度之下見利而舉則加以擅興之誅持重而謀則誣以逗留之咎堅城深池之內自擁其精甲救危赴難之際而授以羸兵利害不得言進退不得專大敵在前重兵在後當此之時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於其間哉劉平之勇猶不克濟此相公之所覽也是則繫國家之安危生民之性命某豈可不自量力而輒當之遠慮近憂先聖之明訓何敢苟寵祿之福忘喪敗之禍耶

某謂朝廷用儒之要莫若異其品流隆其委注衆皆望風稟畏以濟邊事比夫改爲武帥與之參用功相萬也某謂相公弼諧於內在天下安危之事不得而讓也某輩奔走於外經畫百事亦不得而讓也某今日避此命者豈偷安之人哉誠有所存爾爲國家先重其身而安其心賴相公坐籌於內某輩竭力於外內外協一奉安宗廟社稷以報君親以庇生靈豈小節之謂乎恭惟相公與二府大臣同憂天下之時必能恕狂者之多言采愚者之一得某習中甚白無愧於日月無隱於廊廟惟相公神明其照某豈得而昧之于冒台嚴卑情無任危切之至不宜某惶恐再拜

上樞密尚書書

某啓 云云 伏惟樞密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奔走道

塗疲困已甚加應答文移中夕不寐無暇撰脩謝啓伏增惶懼某久在江外職業無可惟望廢退以遂麋鹿之趣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不能無憂今至延安北入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蕭條金明北百里之間元有塞門洶棹二寨并李士彬下蕃部寨三十六所悉已蕩去盡沒蕃境人不敢詣又此間隨川取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流屈曲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並兵馬出入所宜慎重又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道惟請益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寒凜寒庫緡空虛不議營構守禦

之術寂寥無聞張龍圖言累陳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稟焉某已有奏章乞別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出右者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疚心如僉議未諧即某不敢避儒生之筭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擘延安兵馬作六將教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某卯翼門下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己之羞此所以罄其短拙而不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尚遠台座

云云

與省主葉內翰書

某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主之故寤寐閔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聞之

文正集卷九

十七

馬

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弊重兵聚于京師至于諸節度之兵亦皆贍于度支誠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貪加冗府庫之災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略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棍於群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某出於孤平感過非淺亦嘗向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國當不復為

言今閣下再領大計必欲盡心爲國家遠圖是君子
可行之時非群吏之可捉也某欲筆削于左右請公
自行之則慮措紳多言謂閣下力革前數君子之爲
以結上意又欲言于朝廷俟當閣下主議之亦懼獲
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餘
報國無狀爾願閣下熟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賢至
當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云云也殘暑惟自
重爲禱不宜某上

又

某啓近辱真誨荅以報之自信之心弗改于舊此金
石其誠對明神而無愧天下識者所以重道卿之高
正爲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人正人安則王

文正集卷九

十八

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
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于己耶漢
李膺之徒黑白大明而桀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
不昧柰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
僕以爲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爲也如與國存亡則有
視死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己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
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爲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
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群毀交作一一斤去雖
自信於心未足爲耻使太上用忠之意謂吾道無可
信者此不爲重乎道卿能不鑒此宜其與國同憂無
專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宜某
頓首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知蘇州時

某諮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耻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某爲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羣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願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姑蘇四郊略平窳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泓濬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

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荐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停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邪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倚之

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闕缺工減數倍矣
旱歲亦禡之駐水溉田可救燠涸之災潦歲則啓之
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
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
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
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
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
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
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
萬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食
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
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
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
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
殖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
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
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
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
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
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
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
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
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
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

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為朝廷之
憂且失東南之利也某已具此聞于相府仰惟中丞
有憂天下之心為亦留意於此焉干冒威重卑情不
任惶懼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九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

祭謝賓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賓客謝公之靈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衰金玉嗣音兮非公而誰大儒之文兮醇醇而弗醜君子之器兮安安而弗歌升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麾載循良之吏兮形愷悌之詩踐瀛洲之華兮弗驅弗馳立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患其薄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歸去來兮賢哉遂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其泰叅東朝而非卑嗚呼悵日月兮不留訴天地兮胡爲仁者以壽兮我懷安悲老成以往兮我僚何師賴堂構之隆兮天弗我欺臧孫之後兮蓋相繼而不丕丕想雲山之秀兮神實有知嚴子之隣兮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得而見兮望秋光而淚滋伏惟尚饗

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侍郎安定公之靈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容於近侍或偃息于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樂率下黃憲以度量過人靡尚威刑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成云云薦紳興慕某辱知深厚聞訃驚哀官守所縻不皇躬事嗚呼悲哉伏惟尚饗

祭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叅知政事

戶部侍郎蔡公之靈天生鉅公泰山之東初矯首於
王庭冠天下之英雄孤標孑孑美聲隆隆顧幽陋之
何階亦卑飛於榜中瞻公青雲日大月崇出處二府
心醇道充進惟兢兢退無忡忡端人之徒莫不望公
近年京師密仰清風立朝禮隔報國心通憂愚之直
憫愚之忠愚貶未還公出而終嗚呼邦之善人胡福
不蒙欲一問於蒼天天杳杳而誰窮尚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友曼卿學
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
哀曼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
詩氣雄而竒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
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闊之
人必爲神明尚饗

祭吳龍圖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學士
兄之靈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師法三言皆名
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早衰而死嗚呼天
有五行播于群靈惟純惟粹哲人迺生厥生不易厥
道未行一朝往矣天地何情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
之又失此人寧莫我悲竟兮有生來休盛時尚饗

祭吕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贈太
師令公吕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惟艱君臣之

際始終尤難公觀昌辰宰子庶揆保輔兩宮訂謀二
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乂寧雍容道行四鄙多
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命登公袞以養高年如處嘉
道嗚呼日月迭來數不可回兩楹告北萬乘興哀某
素游大鈞猥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邊土就哭不逮
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尚饗

祭陳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太子
太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惟公挺生聖時素懷偉
志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鍾公輔之器出
處三朝周旋五紀入調鼎鼎叶太平之治出仗旄鉞
當夾輔之寄忠勞罄宣踐揚備至念始終兮覆篲謝
崇高兮號躄冠東朝之極品訪南華之深旨百辟所
瞻五福具美大數奄終高風不墜搢紳仰其遺範子
孫光其餘懿某行役邊隅阻趨哀次望音徽而斷絕
想老成而感涕尚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曆五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子少傅
贈大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材一
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
嬉入領中司進陟二府邦憲以清袞職斯補一德二
心弗愧弗負偃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卧理不廢清
言功成名遂揖讓而退爲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誥
詵禮樂簪紳積善之報集于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

焉惟命柱石之衰邦國不幸尚饗

祭知環州种深院文

維慶曆五年閏五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鈐
轄知環州東深院使种君之靈惟君少負氣岸兮聲
蓋關輔青春多難兮白髮始遇西戎入寇兮邊臣共
沮君從邊事兮獨立不懼營故寬州兮一日百堵鑿
山出泉兮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兮服我者撫延安東
北兮俗康財阜伊余知君兮屢以才舉改環之麾兮
禦彼外侮萬餘族落兮令貝豺狡鼠畏如明神兮愛如
慈父朝廷倚之兮一方柱礎忽焉長往兮葬于鄠杜
君子憂邊兮尚有胡虜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
邊帥之盡如君兮守此西土尚饗

文二卷卷一

四

月

祭陝府王待制文

維慶曆五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子
野親家王公之靈嗚呼自古皆有死公死特可悲生
相門而不驕幼矻矻而從師纔十五而器成獻雄藻
于丹墀天子愛而召試擢鹽鹽之英辭拜登瀛之妙
選與先生而並馳起風采於臺閣久優游於歲時三
借麾以出守民所至而熙熙性清方以自處政坦白
而莫欺往按察於荆楚方澄清於一陲惟韓富之二
公屢密啓於輔帷廼脩撰於史局尚未足以施為遽
侍從於天閣聳內朝之表儀俄西鎮於陝郊懷周召
之風規惟孜孜於生民將富庶之可期每布政於畎
畝不飾名於路歧君子愛之而心醉小人畏之以神

離九有志於時者皆望公於雲逵矧伊余之相知懷金石而弗移曩人亦謫於江南靡貴賤而見嗤公慷慨而不顧日拳拳以追隨何交道之斯篤曾不易於險夷仰萬石之家聲結絲蘿以相維庶子子與孫孫保歲寒之不衰嗚呼叔寶多病兮一朝已而顏子不壽方厥靈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曷司不見子野方窮此生而長思尚饗

祭謝舍人文

維慶曆六年二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紫微舍人希深謝公之靈惟公雅識懿文發于誠性著國之史掌邦之命臺閣徊翔摺紳輝映德業素充聲猷日盛賢哉云亡顏淵不幸某同年之中切嗟游泳今此于藩復仰前政不見故人怒焉如病尚饗

文正集卷十一

五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夫章待制滕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坦明白登朝闈翕然風聲言動兩宮上嘉其誠迺升諫曹心旌益傾謫去江徼暄涼屢更曾不齎咨奉親為榮西夏猖蹶僉曰當行乃藩于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馬縱橫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吊之綏之與治其生復率編民易服乘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來擾攘攬捨犒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既允公論俄加寵靈經略一路環慶邠寧愛民之力強兵之形機謀若織邊陲如局御史風言

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于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往臨姑蘇人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遘疾不起福善何憑我固當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勛悔吝相懲聞其凋落痛極填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曾獨有今嗣堂構可承我其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魂兮高昇嗚呼哀哉尚饗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曆七年二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給事楊公之靈嗚呼余歲三十兮從事于譙獨棲難安兮孤植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議必以直兮中無藏韜法必在乎兮下無冤號政事以和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徒

文正集卷十

六

子仁

宛丘兮彼豈無僚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褒羽翼有漸兮階于雲霄二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勲望益高余貳國政兮得其風謠相日於庭兮中心昭昭曾未密啓兮余出豳郊謂公將享兮用于鈞陶天不輔善兮公歿于朝大器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兮光塵寂寥子孫有善兮余撫而招公之不見兮惟余心之忉忉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為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英俊迺隨聖朝之文與

唐等夷繫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於幕中矯
矯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直議
論必公人事多故遷謫羈旅子行其志曾不爲苦才
弗可掩起于貶所往貳經略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
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橫生斤於散地頽然不爭惟
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已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疾益
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已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
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
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
泣漣漣哀哉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曆七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傅侍

文正集卷十

七

周

中之靈惟公生于東魯早游聖門育文若豹就志如
鯤巍巍章聖仄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公冠其
首光華帝閣嘉猷日沃威顏日溫十數年間秉持大
鈞言必謹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真
宰一德良臣白髮伏鉞氣猶過人青宮作傅禮能退
身優游養壽靜默令官具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
憧子孫誥誥咸聞詩禮並列簪紳人間之盛公無不
臻嗚呼天地之數聖賢一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
昔登門遇厚情親由莫之報是寧不仁東嚮何爲歎
惋悲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某謹致祭于

故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
乎粹靈秀格我我英采熒熒潛學偉文發於妙齡決
策三篇萬儒竦聽闊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
雜渭涇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爲藩爲翰于澶于青迺
牧京兆關輔以寧舟主大計寔營寔經慷慨國論冒
于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
呼遘時甚盛得主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
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摺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
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
瀛共舍切嗟規箴蘇秀隣邦唱訓謳吟相許道大交
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爲浮沉今也云亡絕絃于琴白
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愁百侵古之遺直千

文正集卷十

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尚饗

祭杜待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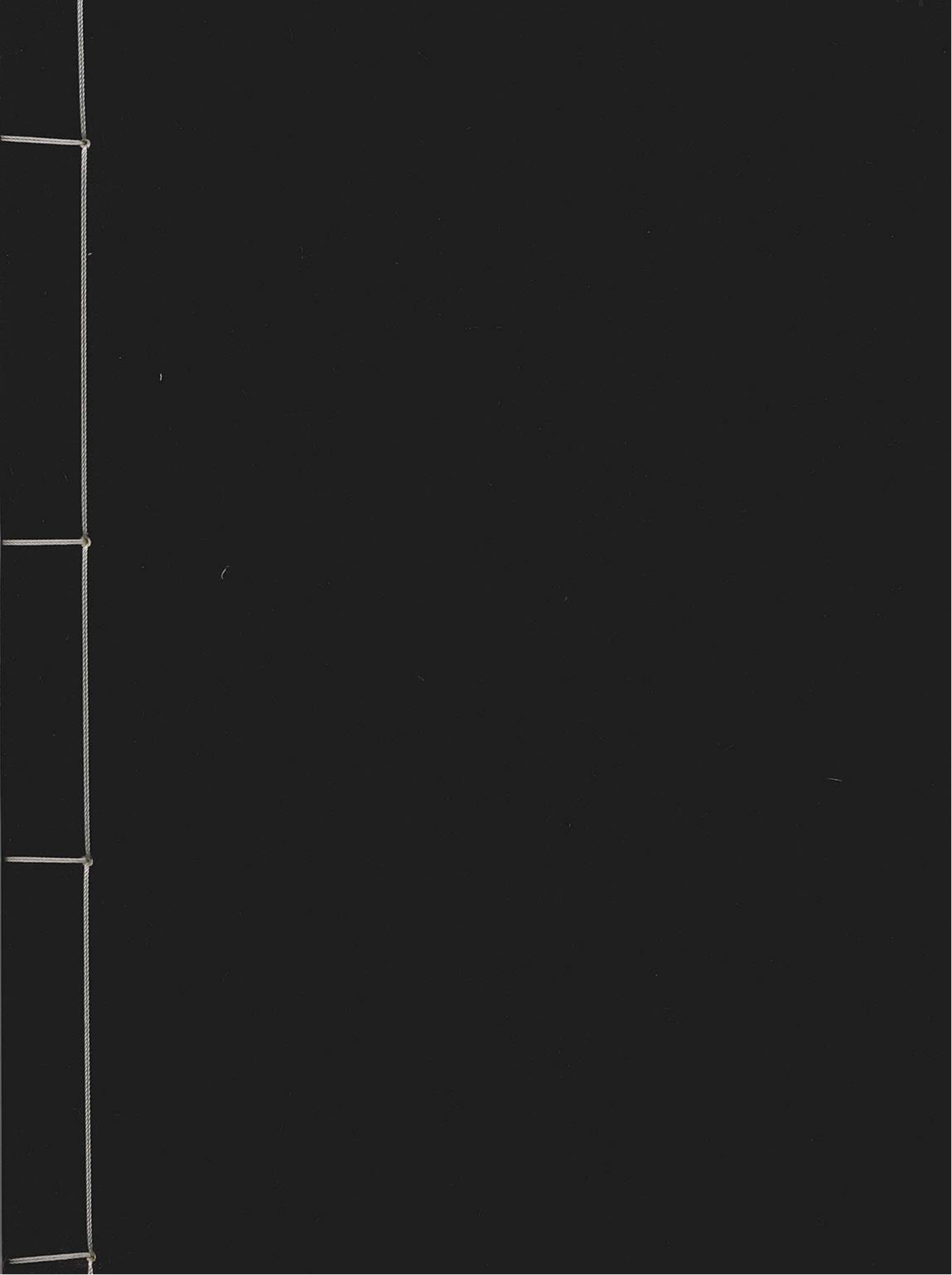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經略
待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如海
文敏若神群經衆史精微悉臻長疏大議慷慨屢陳
藹然風采出乎摺紳冠發嶺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夷
毒我天民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
一方瘡痍嗷嗷呼冤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往
萬里其勤去惡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戮於逡巡
賊怨我當民枉我伸于今幾年一邊無塵君之剛果
溫造其倫聖獎休烈屏諸讒言擢爲侍從寄以藩垣
邠寧一道制于中軍忽焉疾至不起以聞天子震悼

惜其忠純嗚呼既鍾其才弗以壽存一舉之功亦已
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也云云痛楚悲辛尚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英烈王之神惟王孝於其
親可以訓天下之為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
之為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
食茲土仰之如在某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愛民
此其職也今春稼方立霪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
溢生民之命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茲億
兆非王而誰尚饗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



范文正公集

三